

周叔弢傅增湘藏书校书合璧举隅

王 菡

周叔弢,安徽建德(今东至)人,其祖父周馥、父亲周学海均为近现代著名人物^①。傅增湘祖父傅诚,即与周馥有交往,故傅、周二家为世交。

据吴汝纶《江安傅君墓表》^②之记载,傅诚,字励生,官终北河通判。富藏书,与吴汝纶因书结友。傅诚曾从莫友芝处获元代兴文署刊《资治通鉴》,事见莫友芝《宋元旧本书经眼录》卷二《资治通鉴元兴文署本》题识^③。该书后来由傅增湘继承。傅诚后经其友王祉蕃推荐,进入曾国藩幕府,远涉关陇,以后又历经左宗棠、李鸿章幕府,数十年间,虽职位不高,读书不辍,孙辈中有三人相继中进士^④。周馥《秋浦周尚书全集》中有《感怀平生师友三十五律》,其《傅励生别驾》之章小序曰:“名诚,四川江安人。左文襄招致甘肃军营,以无恩遇而归,余留于直隶襄理饷事。以通判需次未补缺而歿。”^⑤诗中既有“四方游遍就微官”之慨,亦有“悟得尧夫击壤意,穷通都作等闲观”之赞语。从诗序可知,周馥与傅诚似早已相识,至李鸿章幕府时更为密切。

傅增湘父亲傅世榕,字申甫。遍览群籍,而不屑举业。早年与莫友芝、李鸿裔(字眉生,号香岩)^⑥、廖纶(字养泉)等交往,彼此砥砺。光绪六年(1880)至天津,得周馥推荐,在天津海关任职。以后在河北诸县任职,廉洁干练。至光绪三十四年傅增湘任直隶提学使,遂引退,居天津。雅好山水书画,曾与周馥同游浙西,又多经眼宋元书画真迹,画学渐精^⑦。

傅增湘之兄傅增淦为光绪十八年进士,同榜有张元济、蔡元培,还有周馥

①周馥,曾在李鸿章幕府三十余年,清末官至两江总督,其传记资料近年刊出颇多,兹不一一。

②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编:《清代碑传全集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7年,第1764页。

③张剑整理,中华书局,2008年。

④傅增湘之兄傅增淦为光绪十八年进士,傅增湘为光绪二十四年进士,其仲兄傅增淦为光绪三十年恩科进士。

⑤《近代中国史料丛刊》第九辑,台北文海出版社,1967年。

⑥参阅曾枣庄:《论李香岩手批纪评苏诗》,《中国典籍与文化》2008年第1期,第83-90页。

⑦参见王式通:《清故资政大夫直隶怀安县知县江安傅公墓志铭》,钱仲联:《广清碑传集》,苏州大学出版社,1999年,第1036页。

之子周学海、周学铭^①。藏园校书跋识中有傅增湘与周馥四子周学熙一起郊游的记载,可见两家交往甚密。

傅增湘本人亦受到周馥的重视。周馥《秋浦周尚书全集》有《题傅润沅提学游吴越诗草》诗章,其小序曰:“傅随尚书唐绍仪赴沪与革命军议抚,未终事,旋告退,游吴越。”诗曰:“昔君示我庐山吟,泉声山色清我心。今游吴越诗满轴,尤觉风光溢我目。……”1911年,傅增湘以参议身份随唐绍仪赴上海进行南北议和,谈判不顺利,滞留上海数月。此期间,偶然购买到宋刊本《新刊诸儒批点古文集成》^②,乃汪启淑进呈四库本,从此开始聚书,又遍交沈曾植、杨守敬、莫棠、徐乃昌、张元济诸公,相与讨论。至翌年三月,傅增湘哀集千馀册旧籍,满载北归^③。

周叔弢本人受到家庭影响,自16岁起开始买书,以后逐渐对收藏善本书有兴趣,积数十年成为近代藏书大家,在北方,与李盛铎、傅增湘齐名。傅增湘不仅继承家藏,又值盛昱、端方、徐坊、聊城海源阁等旧日藏家之书陆续散出,于是遍访书肆,极力搜求,渐成巨擘,其藏书楼名“双鉴楼”,藏书二十馀万卷,多宋、元、明精刻及名抄本。富藏书进而富校书^④,在此过程中,藏书家们因书得友,亦为书史佳话。冀淑英先生整理《自庄严堪善本书目》中,录出周叔弢赠国家图书馆善本书上部分题识,其中涉及与藏园主人往来情形。笔者在整理傅增湘校书跋识过程中^⑤,颇见周、傅二人关于藏书、校书而往来之书信及跋文,为其识见、情趣所感,特爬梳为文。

一、周藏傅跋

周易程朱传义音训十卷易图一卷 宋程颐、朱熹撰,吕祖谦音训。元至正六年虞氏务本堂刻本。每半叶十二行行二十一字小字二十五字,黑口,四周双边。钤“平阳汪氏藏书印”、“汪士钟读书”、“鹤侪”、“寒云秘笈珍藏之印”、“曾在周叔弢处”等印记。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及《藏园群书题记》均未及此书。

藏园先生丁巳年(1917)于封面内副叶跋曰:“元本《周易程朱传义》及《诗经朱子集传》,旧为沈经笙相国家藏书,壬子夏余见之孙伯恒许。余今年与叔弢兄游厂市,重见此书,叔弢出善价得之。初印精美,至可宝贵。近世收书者

①见周馥:《秋浦周尚书全集》中《亡室吴夫人传》,《近代中国史料丛刊》第二册,台北文海出版社,1967年。

②《藏园群书题记》卷八有长跋,载书之流传、购书过程、诸公题跋。

③见《藏园居士六十自述》,民国年间石印本。

④章钰:《四当斋集》《傅沅叔属题双鉴楼图为顾鹤逸隐君作》曰:“岂况富藏更富校,当年研削曾同调。”(《近代中国史料丛刊》三编,第十八辑,台北文海出版社,1986年。)

⑤关于本馆所藏藏园校勘古籍概况,可参阅笔者《藏园校书所用敦煌遗书、吐鲁番文书》一文,《中国典籍与文化》2008年第4期。

喜子集小帙而薄群经，至宋人说经之书尤无人过问。此帙流转厂市已五六年，而叔弢独能锐意收之，所谓读书者之藏书与流俗耳食者异矣。假读经月，郑重归之，因题数语以志钦佩。丁巳闰月二十六日江安傅增湘识。

《周易传义》有‘至正丙戌良月虞氏务本堂刊’木记。考虞氏务本堂刊书存于今日者，瞿目有宋本《老子道德经》，目后有建安虞氏刊于家塾一条；《楹书隅录》元本《王状元注东坡先生诗》有虞平斋务本书堂刊木记；《皕宋楼目》元本《赵子昂诗集》目后有至元辛巳春和建安虞氏务本堂编刊一行；瞿目《周易经传集解》为洪武戊辰务本堂刊本。以一姓刊书之役，子孙世守，绵历三朝，流风馥郁，与其人名字俱馨，亦云幸矣。增湘又记。”

沈经笙，即沈桂芬（1818-1880）字经笙，苏州同里镇人，寄籍顺天宛平（今北京丰台区），道光二十七年（1847）进士。曾任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。孙伯恒（？-1943），名壮，号雪园。大兴人，原籍浙江余姚。曾任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经理。瞿目，即《铁琴铜剑楼书目》。《楹书隅录》，即海源阁藏书目。《皕宋楼目》，即陆心源之《皕宋楼藏书志》。藏园先生跋文不仅说明该书是周叔弢和自己一起逛书肆时所购，且条缕福建建安务本堂刊书历史，以及务本堂刊书在各部目录书中著录，颇可参鉴。冀淑英《自庄严堪善本书目》^①记此书而未录傅氏跋文。

前汉纪三十卷后汉纪三十卷 汉荀悦 晋袁宏撰。明嘉靖年黄姬水刊本。每半叶十一行行二十字。冯舒朱笔校、黄丕烈墨笔校《前汉纪》。冯、黄二人校跋已收录于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，不赘。此书为周叔弢收藏，正文首叶钤“周暹”白文小印。目录叶钤“校书亦已勤”、“兴志读书不求闻达”印。傅增湘另有长跋，在《题记》中。

前护叶有周书弢跋文一则，曰：“余所得善本书，每钤‘曾在周叔弢处’六字朱文印，盖收书只以遮眼，本无世藏之心，非好为旷达之语，以欺人也。今此印刊弊不堪复用，遂改钤‘周暹’二字白文小印。自此书始，后皆从之。丙寅夏，弢翁。”钤“周暹”印。

书末附傅增湘致周叔弢手札二通。一信写于1926年初，一信大约写于1929年。

其一曰：“叔弢三兄阁下：前日手书，回京与攸方商办《简斋诗》，竟非四百五十元不可（因书已售出，非徐氏所有，他人转售者须此价）。《史通》、两《汉纪》（《后汉纪》略有校语有跋）、《宏秀集》三书已贵至伍百元。《汉纪》总合三百以外。然实为秘笈，爱不能释。俟晤面时再商可也。《困学纪闻》屡索不见，据云德宝经手，似已售出矣。专此，敬候年安。弟增湘拜启，乙丑除日。”

其二曰：“《东维子诗集》奉呈，较各本多诗四十馀首，改董刻十□，集字句

^①天津古籍出版社，1985年。

不可枚举。上车时又送来《汉纪》黄冯校本,索五百元,视各本补脱漏极多,罕秘之至。若二百余元可得,拟自留之,再多则或舍去。然公能留亦大妙,可从容临校也。俟俟面罄。此上叔弢三兄。增湘叩首。

三点时或在北安利一叙何如?我有约十二点半至一点半起士林早餐,如来此亦可。”

此前后《汉纪》因有冯、黄手迹,格外珍贵。冯舒字己苍,别署孱守居士,明末常熟藏书家,与其弟冯班并称“二冯”,《藏书纪事诗》有专章。关于宋陈与义《简斋诗集》,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记载有“因迫欲乘车赴津,遂携末册来津,子刻手书五跋如右。原书因火急催还,不能久留,又索价至四百五十元,岁暮无力举之。书此志慨。乙丑十二月廿四日记,沅叔”语,与此信相合。此《简斋诗集》为元刊本,黄丕烈跋语数则,今藏国家图书馆。德宝斋,琉璃厂书肆。杨维桢《东维子文集》三十卷校记一卷,傅增湘校勘,校本今存国家图书馆,是正、补录者甚多,1929年商务印书馆收入重印《四部丛刊·初编》出版,藏园主人故以此书赠周叔弢。藏园老人此两通手札,均与《汉纪》相关,或因之附书末。

从所录跋文可以得知,这部《汉纪》由傅增湘荐于周叔弢,《弢翁藏书年谱》^①未载此书。

诸儒鸣道七十二卷 清初宋氏荣光楼抄本。该书无撰辑人,是宋代著名理学家语录或名篇之集合。宋筠校,完颜景贤、傅增湘跋。钤“完颜景贤字淳父号朴孙一字任斋别号小如庵印”、“咸熙堂鉴定”、“景印长乐”、“小如庵秘笈”、“朴孙庚子以后所得”、“景行维贤”、“周暹”印。

护叶有完颜景贤题识:“是书各家书目鲜有收者,惟绛云著录宋板者乙部,此外传钞者尚无闻,况兹旧抄影宋者乎?此书系由河南书客处购来,每页均有宋氏荣光楼抄本字样,当是国初时商邱宋氏借牧翁本影录,自绛云一炬后未识宋板尚存天壤否。若以各家书目未载而论,正恐世上不复有二本矣。审矣,是书诚可宝也。小如庵记。”钤“小如庵秘笈”、“戏墨”、“烟波画舫”印。完颜景贤(?-1927),号朴孙,远祖为金源宗室。富收藏,精鉴定。歿后藏书散出。

卷七十二末叶藏园先生识曰:“岁在丙寅,从叔弢周兄假读,并搜索群书校勘一通,别撰跋语志其同异。特记于此,用表高谊。傅增湘,坡公生日书。”

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著录此本,其跋文较详细,详列书中目录,并分析其影写底本,称之“孤本秘笈,良可珍也”。傅增湘还用周叔弢此书校勘过《二程遗书》和《忘筌书》,所补脱文甚多。

文昌杂录六卷补遗一卷 宋庞元英撰。清乾隆二十一年卢见曾刻《雅雨堂丛书》本。记时闻及典章制度。钤“修敬堂藏”、“织帘藏书”、“周暹”印。壬申

^①李国庆编著,周景良校定,黄山书社,2000年。

年(1932)藏园主人临沈钦韩手校。

卷六末叶沈钦韩识曰：“道光壬戌四月十二日校，半日毕。钦韩记。”此后为傅增湘题识：“壬申十月，藏园居士手临一过，竟日而毕。”

书末附加另纸，为一便条，曰：“文起手校书殊少见，此帙校笔虽不多，然改定错简三处乃致佳，似可留之。叔弢三兄座右。增湘拜覆。”

乃知此书原为周叔弢询问傅增湘是否可留。由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推测，便条写于1919年。沈钦韩，字文起，清苏州木渎镇人。嘉庆十二年举人。长于训诂考据之学。

云麓漫抄四卷 宋赵彦卫撰。明王氏郁冈斋抄本。内容为宋代杂事及名物。半叶十一行，行二十二字。钤“曾在周叔弢处”印。

正文之前藏园跋曰：“地山新得此郁冈斋钞本，道出申江，从之假阅，携至西湖，以校稗海本，改定增补四百七十馀字，是书从此粗可读矣。癸丑十二月初十日，沅叔记于小万柳堂。是日与周无角探棲霞洞，访灵峰寺，登韬光庵，坐冷泉亭，红梅欲绽，翠竹生妍，暄暖殆如初春，转惜吾地山之不获同游，领此清胜也。郁冈斋钞本多从宋槧出，久为世重。余曾收得《龙川略志》，行款与此同，旋归之涵芬楼。地山尚有《廛史》三卷，必有佳处，它日当乞一校，知方家决不吝吝也。沅叔再记。”

方地山(1873-1936)，名尔谦，字地山，江苏扬州人。以字行。曾于袁世凯家馆西席。于金石古泉颇有研究，善联语。与周叔弢家颇有往来，《弢翁藏书年谱》记1921年自方尔谦处收得此书，是在傅增湘题跋八年之后。

北窗炙輠录二卷 宋施德操撰。清抄本。钤“祥符周氏瑞瓜堂藏书”、“周印星诒”、“茂苑香生蒋凤藻秦汉十印斋秘篋图书”、“寿潜室手校”、“柯印逢时”、“曾在周叔弢处”印。黄锡蕃、周星诒校，傅增湘跋。

书末叶有黄锡蕃跋，曰：“《北窗炙輠录》二卷，宋施彦执撰，竹垞跋云得之海盐陈少典所藏，其书稍稍流传于世，今刊入《奇晋斋丛书》中。己酉长夏，以刊本校勘，互有异同，如关子开颐一则，虽中多阙文，而刊本删去，殊失本来面目。内载王子思，宋代知海盐县事，考图经只有王震、王本、王懋，所谓王子思者，未知何名，所记一事亦未载，后之续图经者宜补入焉。椒升记。”

藏园跋曰：“此册为椒升所手校，所据刻本盖即奇晋本也。上卷浓朱笔识为周季贶所重校，所据为读画斋本。读画本出自吴方山，较竹垞本为长，故文字多胜处，如关子开二条，此本断烂不可读，而吴本则完具，亦其一也。癸丑暮春，承地山惠假，详较一过，附记于此。地山试取读画本一勘，当知余言不谬矣。沅叔。”

周叔弢识曰：“癸亥九月，以士礼居刻《周礼》，从大方易得。叔弢。”

黄锡蕃(1761-1851)，字晋康，号椒升，清浙江海盐人。有醉经楼藏书。周

星诒(1833-1904),字季貺,祖籍绍兴。吴岫字方山。俱详《藏书纪事诗》。大方即方地山,此书亦周叔弢得自方地山。

以上举例六种书,无论周叔弢购书在傅增湘书跋之前还是之后,最后是以周氏藏书入藏国家图书馆,其藏与跋均为藏品增辉。

二、傅增湘往借周藏善本校勘

傅增湘校勘群书,世所周知。他曾撰有“西涯校书记”^①,记1913年曾于京师图书馆借居什刹海旁广化寺读书校书事略。他校书所用校本,有古版书,比如宋刊本,甚至敦煌卷子,还有罕见古抄本,比如用过吴宽藏抄本、钱谷抄本等,大量过录名家手校本,特别重视何焯、黄丕烈、卢文弨、鲍廷博等人手校。这些珍稀校本,来源多处,有自家的;有出访各地所见,比如去日本,还有到南方游历时所见;从友人处借来善本,亦是藏园主人校勘群书重要途径,其中就包括与周叔弢先生借书校勘往来。

澄怀录二卷 宋周密撰。明芝秀堂抄本。多记唐宋人登临之胜及旷达之语。每半叶十行,行二十四至二十六字。无行格。钤“松江读有用书斋金山守山阁两后人韩德均钱润文夫妇之印”。

正文之前有藏园跋,曰:“叔弢新收松江韩氏钞本一帙,其首一种为《澄怀录》。余适藏有嘉靖百川高氏钞本,因以此帙相付,属为对勘。留几案者数月,未暇著笔。仲春二月,天气始和,阳台杏林正发,余以清明上冢,兼为亡弟越凡履勘茔城,遂载书入山,晨夕无事,偶得展卷。凡留清水院者六日,留万寿山者二日,遂尔藏事,计订正讹失一百五十馀字,补夺文一则。寥寥短卷之中,而所得至多,可云意外之获矣。原书自韩氏外别无印记,惟书名上标芝秀堂钞四字,自属明人所写,字法亦尚工雅,而竟脱误满纸。意其沿袭恶钞陋刻,未加考证耳。余本出古涿高儒家,儒本武弁而富藏书,有《百川书目》行世,然其写本乃绝少流传。余无意得之厂市,意其以罕见为珍,岂料文字佳胜,乃过流俗万万耶!校毕爱识数语,愿与叔弢共参之。岁在乙亥三月之望,藏园老人傅增湘书。”钤“增湘”印。

松江韩氏即韩应陛(?-1860),字鸣塘,号绿卿,清松江(今属上海)人。收藏多部黄丕烈散出之书,室名“读有用书斋”,有《读有用书斋书目》。其书至咸丰十年之后逐渐散出,1930年韩氏藏书尽出,张元济、傅增湘数次往返信函商讨“众擎以举之”^②,然而未果。其中善本后来为周叔弢先生所收,此书系1934年购松江韩氏书之一,《弢翁藏书年谱》记有当时购韩氏书单。藏园主人认为韩氏所藏抄本虽然字体古雅,然不及百川高氏钞本文字精到,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亦记百川本,《题记》亦有跋文,文字与此跋不同,可参阅。

①《藏园老人遗稿》,国家图书馆藏。

②《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》1930年部分,商务印书馆,1983年。

平江记事一卷 元高德基撰。清刊本。书中多记吴地古迹。钤“增湘”、“藏园”印。1935年以周叔弢所藏芝秀堂钞本校勘。

四库提要之后空白处藏园老人跋曰：“叔弢世兄新获钞本一帙于松江韩氏。凡《澄怀录》、《西台恸哭记》、《平江记事》三种，卷首题芝秀堂钞四字，未详为明代何许人也。因取新刻本校此种，订正得六十一字。其纪年干支下注某宗某年，或为后人所加，高氏本文必无是也。惟庞山一则，钞本无之，当是传录时所脱佚。余别藏王宗炎家写本，其异字不及兹本之多，可知传本以古为贵，其沿袭之讹谬亦较稀矣。乙亥正月十一日校毕记之，藏园老人。”

芝秀堂抄本今亦存国家图书馆。

雅雨堂丛书本《李氏易传》李鼎祚序言末空白处识曰：“叔弢新收松江韩氏书，有批校本《李氏易传》，其下方校语乃韩氏应陛所临诸家勘本，凡孙堂、张惠言、张惠、胡本师、吉按、臧按六家，余因手录于兹本上，其所临红豆斋考订之文，则不尽录也。甲戌二月初五日，藏园老人志。”据此1934年题识，知周叔弢所收韩氏书尚有《李氏易传》批校本，不见于《弢翁藏书年谱》所揭书单。

何博士备论二卷 宋何去非撰。清光绪元年湖北崇文书局刊本。论用兵之道。乙丑年（1925）据周叔弢藏明穴砚斋写本校勘。

卷下末叶藏园跋曰：“叔弢持穴砚斋写本来，留之二日，仓卒校读一过。原书有东坡荐去非两牍，留香室刊本已录之，不更复写。别有堯圃二跋、钱天树跋、黄廷鉴跋，《皕宋楼藏书志》全载。此外程春海、王惕夫、张芙川咸有题记，收藏历何义门、胡云坡、章紫伯、廖见亭诸人，印记累累，流传有绪，洵为有名秘笈，宜乎叔弢以重价收之，喜而不寐也。乙丑正月十日增湘校毕记。僭朱罪甚。

考皕宋楼著录一本亦称穴砚斋写，诸家跋语亦同，此书世间不应有二本，疑陆藏为照此重录也。沅叔又记。”

周叔弢藏诸家题跋之明穴砚斋写本概况见诸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，今藏国家图书馆。

兼明书 唐丘光庭撰。清真意堂丛书本。钤“沅叔手校”印。目录叶藏园附纸书跋，曰：“昨以守和约赴津，为检定椒微师遗书事。夜访叔弢，得见明写本《兼明书》五卷，其书棉纸蓝格，自是天一阁之物，钤有翰林院典籍厅印，意乾隆时范氏进呈于四库者也。卷中有钩勒之笔，必馆中写书时纂修诸臣所为，前有朱书一行，云原本讹脱甚多，兹据宋本校正。未审何人所校，亦不言宋本所自。因余家旧藏有真意堂活字本，因假归，竭一日之力点勘卒业。吴本讹缪甚多，且各条空阙之文，弥望皆是，得此悉为补完，为之忻快不已。闻此亦李氏之书，叔弢转质而来者也。丁丑五月，藏园记。”钤“增湘私印”。

袁同礼，字守和，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。李盛铎，字椒微，著名藏书家。此乃

1937年抗战之前事。关于李氏藏书评价,傅增湘1937年5月有《审阅德化李氏藏书说帖》^①一文甚详。

志雅堂杂钞 宋周密撰。清学海类编本。目录之末藏园过录戴光曾跋语。其后跋曰:“此涿饮手校钞本,不分卷,吴兴张渭渔家藏。敞估载之北来,为周叔弢世兄所得,因假归以此刻校改之。曾见余秋室手写付刊本,似与此校本相类,惜其书流传绝少,无从得而勘正也。叔弢同时所得者尚有:钱遵王、何义门校《南部新书》,涿饮校《钱塘遗事》,堯翁校《庶斋老学丛谈》,皆致佳,异日当一一从而移录之。先志此以为左券。甲子正月初二日,大雪翔舞,寒光满园,拥炉读竟炙砚记。沅叔。”

戴光曾,字松门,号谷原,清浙江嘉兴人。擅长书画,亦嗜藏书,与鲍廷博、黄丕烈为友,大约因此得鲍廷博手校本。张渭渔,清末民初浙江海宁著名藏书家,歿后,藏书散于琉璃厂书肆,傅增湘、张元济曾经往来函札商议购买张氏书。此条跋文揭示周叔弢先生购书信息甚多,为《弢翁藏书年谱》所未及。周氏此部书今藏国家图书馆。

藏园手校群书之最后一种,仍以周叔弢家藏本为校本,即元揭傒斯撰《揭文安公文粹》明天顺五年沈琮广州府学刻本,何焯批校并跋。每半叶十一行行二十字,黑口,四周双边。钤“任邱王文进字晋卿藏”、“周暹”、“沅叔借观”印。藏园所校者为清同治十一年安徽藩署敬义斋刊本,卷首附纸印藏园先生七十画像,并长跋一则,字体依旧秀整端严。此跋已刊诸《藏园群书题记》,然首段文字关于自庄严堪藏明刊本之判断,与《题记》颇不同,这段文字称此明刊本不是天顺刊本,或为成化刊本,《题记》则肯定为天顺刊本,是知现通行本《题记》系后来又经审订,如傅熹年“整理说明”中所言。现将此段文字仍录于此,以便读者了解:“壬午(1944)仲冬,余至津沽,叔弢以新收《揭文安文粹》相示,明本,半叶十一行行二十字,黑口,四周双阑,不分卷。凡录文五十七首,卷中朱笔评校审为何义门笔。惟失去前序,未知为何时所刊。惟考同治覆天顺本,前有诗一卷,则是本非天顺刊可知。余以镌工观之,或成化间覆梓乎?”揭傒斯,字曼硕,元代翰林国史院编修官,与修《经世大典》,宋、辽、金三史总裁官。傅增湘先生曾于二十年代以元刊本、谦牧堂抄本、鲍廷博校本校勘揭傒斯诗集,至四十年代又以明刊本校勘揭傒斯文集,并在此《揭文安公文粹》校勘识语末特钤“戊戌翰林”、“史馆编修”印,令人尤增感触。

以上举例介绍傅增湘向周叔弢往借珍本校勘的情况数种,周叔弢先生亦多次借藏园珍籍进行校勘,《弢翁藏书年谱》中,比比皆是,兹不一一。

^①《藏园群书题记》附录之一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9年。

三、周校傳藏

新序十卷 汉代刘向撰。明万历程荣刊《汉魏丛书》本，半叶九行，行二十字，白口，左右双边。根据跋文，推知是周叔弢先生受傅增湘先生委托，庚午年（1930）以家藏宋刊本校勘于此本。钤“燕谷小隐”、“钟曙长寿”、“钟曙大利”、“归钟曙读书记”印。

卷末附纸（纸之栏边刊“孝经一卷人家”字样）周叔弢手书跋文，曰：“宋本《新序》，海源阁旧藏，每半叶十一行，每行廿字，白口，左右双边，下记刻工姓名，曰：洪茂、洪新。卷五卷十末叶纸背有徐昌朝印四字，楷书墨记，缺笔至构字止，盖绍兴时刻本也。庚午二月，沅叔三丈授此书命校，因取宋本对勘一过。凡增改三百许字，其钱牧斋手跋一则、黄尧圃手跋三则、金簪庭手跋一则，具见《楹书隅录》，不复录云。建德周暹谨识。”

经钱谦益、黄丕烈、金锡爵题跋之宋刊本今藏国家图书馆，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著录。周叔弢跋语尚可见诸《自庄严勘善本书目》。

四、周傳共校

宝刻丛编二十卷 宋陈思编撰。清光绪十四年陆氏万卷楼刊本。金石目录之书。钤“未弢手校”印。1937年傅、周二位先生据各自所藏残宋写本校勘，校勘记集中于此本，亦是学林一佳话。书眉、行间校记颇多。

卷五叶十一空白处藏园老人识曰：“厂市得宋写本三叶，为卷五之九至十一，今夕偶检得此本，就校其上。闻叔弢有数十叶，异时当以此刻寄之，乞其临勘以饷我也。丁丑五月十二日藏园老人记。”卷中书眉书脚处标示宋写本起讫之行。

卷一末叶周叔弢先生以“自庄严堪”稿纸（每半叶十二行）补脱文并跋曰：“《宝刻丛编》世无宋槧，钞本流传，亦多阙佚。余前得宋钞本第一卷，颇矜罕秘。顷沅叔三丈出此书，属为对勘，因校读一过。目录中镇江府上有润州二字，建康府上有昇州二字，已胜四库所据之本。至于酸枣县汉刘熊碑，补《金石录》、《复斋碑录》二条，青州补后魏尧庙碑、唐尧山神记二则，齐州补唐薛宝积清德颂、唐刘彦恪清德颂、唐瑞气观天尊像碑、唐中兴圣教序、唐四禅寺七祖堂颂、唐房夫人碑六则，唐房彦谦碑补《复斋碑录》十一字，唐史封公德政碑补《集古录目》一条，沂州补全章九则，潍州补唐开元寺僧残碑一则，汉逢童子碑补《隶释》十三字，汉逢君神道补《诸道石刻录》廿九字、《金石录》十七字，北齐造像碑补《集古录》一条，淄州补魏史胥顺碑、魏衡纂碑二则，唐谥文宣王诏补《集古录目》三十二字、《金石录》一条，淮阳军汉严訢碑补《金石录》二十二字，尤足快意。宋钞本出自内阁大库，他卷尚有残叶，流落人间，倘能搜集而通校之，所获必多也。丁丑六月六日至德周暹记。”

该书宋钞本残卷今藏国家图书馆，卷一阙三叶，共五十四叶，所残不多；卷

五仅存六叶(三十八叶至四十三叶),半叶十行行二十字,白口,左右双边,蝴蝶装,版式宽大,字体端严,颇有上版写本意味。卷一首叶末叶钤“周遍”印。卷五大约曾经受潮,漫漶较多,曾予以修复,合订为一册,书号8115。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著录此书。

五、傅周藏善本合璧于国家图书馆

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,周叔弢数次捐赠善本图书给北京图书馆,1952年8月,一次向北京图书馆捐献善本七百一十五种,受到政府褒奖,时任文物局长郑振铎专函致谢。至1956年,傅氏藏园中宋金元明善本和名家钞校本经过陆续数次出让,也已全部汇入北京图书馆。傅忠谟看到藏园善本尽去,有时难免怅然若失,但又想到这批孤本珍籍保存在国家最高级图书馆,且与“双鉴”、手校群书在一起^①,系遵从先父遗愿,心中亦欣慰。及至十年浩劫,多少私人藏书或化为灰烬,或为康生等人掠夺瓜分,傅忠谟又庆幸及早将藏园主要珍本入藏北京图书馆,是何等正确,藏园老人遗愿多么有远见。

“文革”结束后,在清理退还被抄图书中,傅熹年发现有可补北京图书馆缺卷者数种,于是检出,经与兄弟姐妹公议,捐赠北京图书馆,比如,宋朱绍安、潘四娘刊本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八十卷,其七十九卷原系周叔弢自庄严堪藏书,已在馆中,所缺之第三十四卷,在退还藏园图书残册中恰有此卷,装帧全同,从此补配为全璧^②。这也是藏园与自庄严堪化私藏为公藏愿望之赓续。

本文分五个层次介绍周、傅二位藏书家在几十年藏书活动中形诸文字的点滴事例,借此感受其藏书旨趣,与学界交往,继承清代朴学传统。傅增湘曾有《题周叔弢勘书图》一文,赞许周叔弢先生藏书既精,“频岁所收宋元古槧殆百帙,名钞精校亦称是,声光腾焯,崛起北方”;校勘亦勤,“尝观手校群书,皆字画端谨,朱墨鲜妍,颇具义门风范”;不以珍籍为私密,“善藏善读者,志同道合”,全面介绍自庄严堪藏书。

洪亮吉曾在《北江诗话》卷三对各类藏书家有评,曰:“藏书家有数等,得一书必推求本原,是正缺失,是谓考订家,如钱少詹大昕、戴起士震诸人是也;次则辨其板片,注其错讹,是谓校讎家,如卢学士文弼、翁阁学方纲诸人是也;……”^③周氏自庄严堪藏书和藏园双鉴楼藏书进入国家图书馆,不仅以其版本珍贵而享誉至今,亦因其数十年间孜孜于校勘,汲汲向学风气熏陶后学,特志于此。

作者工作单位:国家图书馆

①手校群书于1947年捐赠国立北平图书馆,时藏园老人尚在世。宋百衲本《资治通鉴》与南宋内府写本《洪范政鉴》遵藏园遗愿,于1949年10-11月间捐赠北京图书馆。

②参见傅熹年:《记先祖藏园老人与北京图书馆的渊源》,《北京图书馆馆刊》,1997年第3期,第49-52页。

③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705册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2年。